

新作者

## 童年夏天

胡晓斌

又是一年夏天到。无处不在的闷热和空调室外机的轰鸣让夏天多了一份城市的烦躁，这与记忆中的夏天已经不同。

记忆里的夏天是浓绿的树荫、高声的蝉鸣、无处不在的诱惑、氤氲着漉漉的湿气的游戏……

夏天是和暑假一起来临的，也是从旱河的水位上涨开始的。小城是农业县，种植水稻，一年两熟，水就是粮食。人工开挖的旱河围绕小城，自然地形成屏障。旱河的水位似乎是在一个晚上就涨起来的。暑假，也在这同一天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家门口的池塘里，清亮的水早就闪烁着狡黠而诱惑的波光；南门大桥下，一群群黝黑的光脊梁炫耀着高超的泳技；父亲厂里的大塘，绿绸般的浮萍下，藏着鲫鱼黑亮的脊背，经验丰富的钓者将钓线准确地从纵横的水草间穿过，耐心地将一条条鱼儿高高地甩出……

想想就令人神往！于是，午睡时，悄悄从屋子里跑出来，在一声比一声响亮的知了声中，打开了游戏万花筒。

池塘边有着成排的洞穴。洞口堆积的湿泥以及洞口形状，清楚告诉我们隐身者的身份：湿湿细细的蚯蚓堆在一起，那是螃蟹的粪便；有着纵横的沟壑是海虾（小龙虾）留下的印记；光滑有丝丝凉意的是黄鳝洞；洞口扁而浅，里面温温的，准是讨厌的癞蛤蟆……

叶子长满了细毛的是楮树，叶柄折断有乳白色的汁。果子熟了，绒球般的红果从高高的树上落下。平静的水面似乎吓了一跳，一圈又一圈惊愕着，又恍然大悟似地安静下来。水蛇扭着细扁的长而阴冷的身子，刀子般，轻快地从水面薄薄的划过。水蛇并不可怕。水蛇咬个包，一路走一路消。

蜻蜓并不立在荷花尖上，而是喜欢停在垂到水面的柳梢上。红蜻蜓，飞得真低，点点水面，涟漪连连。顶讨厌的是蚂蟥。小小的瓜子样的身子，粘在小腿肚上。不能扯，扯断了，半截身子会钻进皮肤里。得用烟熏。顺手扯一把丝瓜枯藤。烟一起，很快，吧嗒，蚂蟥松了口。

泥鳅？谁稀罕吃！推网往水草里一推，准能网到七八条。扳虾子算是守株待兔。从旧蚊帐中四四方方剪下一块，四角系上细绳（粗的钓鱼线最好）拴在一起，用细竹竿钓起，中间放块麻油渣，慢慢沉入水里。头天晚上放，第二天凌晨起网。活蹦乱跳的河虾，在朝阳的映照下，半透明的身体高高的跃起，甩出一串串银亮的水珠。

还有鱼鹰。真是捕鱼高手。小小的木船上，黑瘦而严肃的渔夫冷静地抖落停在竹竿上的鱼鹰。鱼鹰们收拢着同样干瘦的身子，潜入水中。一阵“啪啪”，收获的捷报很快传来。

我最喜欢跟父亲在池塘里下丝网。下丝网要找好最佳位置，一般是整个水面最狭窄处。坐上窄窄的腰盆，一边划一边下，丝网上面系上泡沫浮子，下面还要坠上铅块。下好网。两头固定在岸边。抬起长竹竿用力击打丝网两边水面。受到惊吓的鱼儿会到处乱窜，粘住的都是些最多二三重的小鲫鱼、白条。慢慢收网，一个一个摘下来。满满的收获。

萤火虫飞起来了。星星是那样亮。田埂上，青蛙在歌唱。田埂边沟渠里，流水哗哗。新换的四节电池，手电刺出雪白的光柱，硕大的黄鳝呆呆的一动不动。钢针做的叉子，对准了一下子，跟捡东西一样，一捡，就是一条黄鳝。

夜，深了。拎起白铁桶，推开虚掩的院门。蚊香烟浓浓地飘出来，钻进蚊帐，很快，夜，再次合拢。

（作者系安徽省作协会员）

文/艺/范

## 喜乐的秧歌舞



马国锐

节庆的时候，经常在广场、步行街、宽广的马路上见到人山人海围成一大圈，圈内有秧歌队领队，组织来自不同地方的秧歌队，穿着各式各样的舞蹈服装，锣鼓喧天、唢呐声声。领队指挥着一队队装扮非常漂亮的姑娘和一队队英俊的帅哥扭起秧歌跳起欢快的舞蹈，同时穿插着不同的节目，或有男女深情对唱、个人的朗诵和众演员的吆喝，或有跑旱船、腰鼓齐阵和霸王鞭的武艺结合、踩高跷……总之，秧歌带给了我们笑声和喜乐。

也正因为如此，我一直想弄明白，为什么很多人喜欢秧歌？为什么陕北榆林、延安的父老乡亲尤其推崇秧歌？我特意找到陕西省著名作家高建群，一问究竟。高建群老师娓娓道来：“可以说秧歌是四种主流文化融合和历史演变而成。”他介绍，首先秧歌起源于农事劳动。古代农民在插秧、拔秧等劳作过程中为了减轻劳作之苦而唱歌曲，逐渐形成了秧歌。另一种说法是，秧歌起源于抗洪斗争。黄河岸边的百姓在奋力抗洪取得胜利后，高兴地拿起工具当道具唱歌跳舞以表达喜悦之情，随着参与人数的增多和舞蹈动作的组合逐渐形成了秧歌。第三种说法则认为，秧歌可能源于社日祭祀土地爷的活动。《延安府志》中有“春闹社，俗名秧歌”的记载，说明在古代的某些地区，人们通过歌舞形式来举行祭祀活动，进而演变成秧歌这种艺术形式。此外，还有观点认为秧歌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更为久远的时期和更广泛的文化背景之中，如上古神话的影响、“阳歌”之说以及傩文化与地方文化的结合等。正是这种多元文化促成了民间艺术的丰富多彩。秧歌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现各地的秧歌一般以秧歌舞队为主要形态，舞队人数少则十数人，多时达上百人。既有集体舞，也有双人舞、三人舞等多种表演形式，根据角色的需要手持相应的手绢、伞、棒、鼓、钱鞭等道具，在锣鼓、唢呐等吹打乐器的伴奏下尽情舞蹈。各地秧歌的舞法、动作和风格各不相同，有的威武雄浑，有的柔美俏丽，千姿百态，美不胜收。也正是在这热闹非凡的时候，那些帅哥美女也在互相寻找心仪对象，舞动青春，绽放个人魅力。既有表演性的，也有自娱性的，自娱娱人，深受老百姓的喜爱。

秧歌接地气，特别是在北方，每逢春节，无论城镇还是村屯，都有秧歌队欢快活泼的唢呐声、锣鼓声在喜气洋洋的节日气氛中回荡。到如今，扭大秧歌已经是遍布甘肃、青海、陕西以及东北各地的民间娱乐活动。过去农村过年，一是图“喜庆”，二是讲面子。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能够掌握传统秧歌技艺和纯正舞蹈风格的民间艺人已寥若晨星。秧歌舞蹈不仅承载着人类艺术文化的结晶，还承载着广大老百姓丰富情感的表达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保护和传承好秧歌势在必行。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编前语：1992年，重庆晚报副刊部邀请了重庆颇具实力的12位本土作家接力创作长篇连载小说《太空火锅城》，成为当年重庆文学圈的盛事。1996年，在第一次成功组织创作的基础上，晚报副刊部再次组织创作了接力小说《大码头朝天门》。题名虽改，但仍以1992年版的《太空火锅城》为故事发生点，主要人物不变、主题不变，邀请了18位作家进行了新一轮创作，同样获得了很好的社会反响。时光流转，白驹过隙，世界发生了太大的变化。重庆火锅业也一样，早已从历史的桎梏里挣脱出来，向绿色化、现代化发展。今天的重庆火锅业五光十色，斑斓多彩，既有原汁原味的老火锅，又有时尚潮流引领下的五花八门。由此，更多的传奇故事从虚拟的“太空火锅城”中萌发，在现实中生根绽放。在这种发展大势和良好氛围之下，重庆晚报副刊昔日同仁，有意将“太空火锅城”的故事续写下去，并得到了上游新闻和重庆市新闻媒体作协、重庆文学学院的鼎力支持。于是，文学中的“太空火锅城”再次返场，14位本土作家秉承初心、精巧构思，创作了《太空火锅城》的第三棒接力连载小说。书中的公关经理薛米丽、总经理俞生、大堂经理卫鸣、调味师“野狼”，雅座领班古小琴、大堂领班素芳等等，虽韶华已逝，仍痴心不改；他们的“锅二代”又聚在了一起，在理念时尚焕然一新的“太空火锅城”内外演绎了更为惊心动魄、绚丽多彩的故事。近期本报夜雨副刊将选登部分作家创作的接力连载小说《太空火锅城》，以飨读者。

## 大师来了（一）

宋尾

接力连载小说

《太空火锅城》

\* 选登



谁能想得到呢，在山城延绵了三十年的老牌子“太空火锅城”都要做不下去了。乍看起来，

还行啊，连锁店好像到处都有，实际上，内部人都清楚，形势不妙，两个月不到，就撤了两家。但即便中层也不一定知晓，又有五家加盟店正闹着要分手，想扯脱关系，换招牌了。所以这几天，董事长素芳有点上火。

其实啊，但凡眼不瞎，都能看得到，她哪是上火呀，简直是急火攻心！鼻头上不知何时冒出来很大一个红疮，难看死了！偏偏她是最在意形象的。专门去重医附二院找老顾客王专家问诊，开了药，就差动个手术，硬是没用！它越来越嚣张，越长越醒目。这种东西吧，若长在别的地方也没问题，最怕长在脸跟屁股上。

你看嘛，它就那么无赖地趴在鼻头上，你拿它全没办法。仿佛一只愤怒的眼睛。而她就算在漫长的少女时期都没长过啥子青春痘。可以负责任地说，一颗都没长过。现在要到更年期了，居然长这东西。好在，现在流行戴口罩。不然丢死个人了。口罩是可以遮丑，但这东西很敏感，不能碰，轻轻一碰就痛。咋个可能不碰呢？口罩原本就是要贴在脸上的，干脆地说，就靠那个鼻子顶着的。于是，老是时不时蹭一下，冷不丁痛一声——在心里这么惨叫。现在在家，她就自由了，可以尽情呼吸，走动，不需要掩饰。可她还是不舒服。心里不安逸。谁顶着这么一个大红疮能好受？再说原本也不单单是疮的事。烦得很，心累。她现在尤其讨厌镜子，但又不能不看。其实吧，她现在看着镜子，烦的甚至不是那个鼻子，而是镜子里那个自己。她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野狼只以为为她烦的是那个红疮，说：“也不是坏事嘛，凡事要往好的方向想。你现在才开始长痘痘，只能说明，你的青春期是往后置了。”本意当然是奉承，是安慰，是出于关心。素芳哪里会照他想的去想？

她白了他一眼，很敏感地问：“啥后置，你是说我挂倒挡呗？”

“不是那意思，”野狼指着她的鼻子，“我是说，你这种情况，就像人民币的错版。错版你总知道嘛？”

“那你是说我印错了，还是说我事情做错了？”素芳更气了。

“不是不是，我是说，错版是很稀罕的，是很难的。你知不知道，出来一个错版有多不容易，这是个概率问题……”

“啊哈！你是说我把火锅城这个品牌做砸了是个概率问题。是，是我的问题！难道还能是你的问题不成？”

野狼张口结舌。本还想继续解释，挽救一下。终于，他强忍住说话的欲望，闭嘴了。

他发现吧，男人跟女人，话不能说多，说得越多错得越多。你说秋天的叶子好黄呀，她联想到萧瑟；你说黄昏好美好，她觉得太阳就要沉没了。你明明在安慰，她觉得你是嘲讽。说啥都不如不说。但你一句不说，那也不行。她会吼，你怎么啥都不说？怎么完全不关心我？好吧，他渐渐也理解了，为什么不管南北中西东，中年男人都有一个共性：话少。他还发现，越是和睦家庭，男人就越是话少。

他当即决心朝这个方向努力，争取少说，少说，少说！再说，他也清楚这段时间她的日子不好过。

但一分钟不到，他又不耐烦了，完完全全忘记了刚下的决心。

“你怎么还在脸上涂涂抹抹的？”

还有半句憋回到肚子里了。“反正你戴个口罩啥都看不到！”

哪晓得，素芳居然没生气。补完妆容，又认真地看了看镜子里的脸，将口罩戴上，只露出一双眼睛。

“懒得跟你废话，”她说，“你忘记啦？今天我要接待大师。”

大师是专程从北京来的。

上个月，闺蜜蓝秋秋拉素芳去听了一堂成长课，神秘神秘的。